



**被遺忘的埔姜葉——
藝術與原民活力計畫的銜接**

楊育傑／藝術家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0年代末臺灣史研究浪潮逐漸興起，平埔研究也開始受到學界重視，其中臺大歷史系曹永和教授對平埔族研究的發展，曾以美國人類學者 Eric R. Wolf 的語詞「缺少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 為前提，指出「我們不應以漢人為中心來研究臺灣史」、「我們應拋棄了種族優越的偏見，來研究平埔族的歷史。因為平埔族的歷史是臺灣歷史研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重建平埔族的歷史，才能架構出完整的結構性臺灣史」。¹

技術物與原民性

「2022 台灣美術雙年展」策展人之一徐文瑞教授對平埔族歷史也指出，這是一個「整體歷史參考架構要重新書寫的問題，而非只是文化平權的問題」，他也提及連在原住民論述之中平埔族時常被遺漏、且是臺灣具最長時間被殖民經驗的族群，其課題甚至還鮮為藝文界所探討。² 學者們之所以不斷的疾呼重視平埔文化的研究及思考，究其原因不外乎平埔族群長時間經歷不同的被殖民經驗所形成規訓的身體所導致，其中尤以對語言與信仰的影響最為顯著，例如古早平埔族三片壁傳統祖靈信仰，崇拜石頭、水等大自然元素，隨著以漢文化為主的宮廟信仰進入後，為了要隱藏身份也轉型成具像的神尊，再變成土地公廟結構，最後連自己的子孫都忘記原本的祖靈信仰。尤有甚者殖民者將原來部落傳統的土地共有制轉變成私有制，除了破壞具有大地生態復育功能的禁向傳統，更造成平埔與漢人土地競爭的關係。進而造成土地的流失，以致遷徙、離散。總之，長達四百年不同殖民者的治理技術系統造成平埔文化的質變，終究導致後代子孫對平埔文化的遺忘與認同模糊。

意外的田野路徑

2018年個人受邀參加高雄市文化局主辦的「飛行之詩—岡山軍事文化記憶」展覽，策展人高師大美術系李書沛老師規劃鄭成功以降包括清領、日治及國民政府時期，岡山的軍事文化及歷史的內容展出，我是負責近代歷史眷村部份的創作展出，然而令我好奇的是鄭成功來臺之前岡山是何模樣？仔細爬梳歷史發現荷蘭人抵臺後將世居高雄岡山平原的平地原住民武力驅趕過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棲居於東港溪中游萬丹附近，後來又因漢人移民到來而再度被迫遷移到大武山下，最終落腳地點在文獻資料中竟出現母親故鄉「老埤」二字，個人進而從母親家族日治時期戶籍註記的身份欄「熟」字，得知母親家族便是清領時期所稱平埔族鳳山八社之一「下淡水社」，是臺灣平地原住民，祖先起源並非如母親所言來自福建。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 詹淑娟，〈曹永和教授紀念專輯〉，《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 19 期（2015.10）。

2 嚴瀟瀟，〈如何展？如何看？如何去談論？當前原住民藝術展演的突破之道〉，《藝術觀點》網址：<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48247.html>（2021年10月1日）。

幼年時期眷村裡的兒時玩伴替我取了一個小名「嚕加」，一直到長大後我都不瞭解它的含義，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我遺傳到母親較黑的膚色，便被同伴們冠上帶有原民特色的稱呼。雖然身體膚色的原由漸漸清楚，然而母親祖先的歷史若有似無，在史料中努力尋找，卻始終都是呈現殘缺破碎的狀態，相對的這也反映出平埔族群漸漸被遺忘的事實，文獻中反而發現許多十九世紀前來臺灣的外國人留下不少的足跡及記載，特別是文字、繪畫及照片等相關資料，且大多數的到訪者如李仙得 (Charles W. Le Gendre)、約翰·湯姆森 (John Thomson)、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等都提到一群生長在山邊的原住民族平和、誠懇及善良，但許多的訪查也證實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平埔族群便因漢化而導致語言及文化喪失殆盡。

近兩年個人走訪不同的場域，無論是平埔研究的學術團體、社團、文化復振協會，甚或是親人及後裔，期望能夠釐清平埔文化的歷史真相及對自身的意義，然而後者呈現的是兩極化反應，不少親戚受訪者對祖靈排斥甚至鄙視，當然這樣的反應和漢化後對原來文化的質疑及他者眼光下的自我隱形有關。為了呈現現今平埔文化存在的狀態，個人嘗試著用淺淺的藝術碰觸深深的歷史，試圖衝破早已規訓的身體，尋得十九世紀前來臺灣的外國人所述「一群生長在山邊平和、誠懇及善良的原住民族」。

殘餘歷史與藝術創作

田野的過程從族人口中得知，有些族人對原先置放於家宅大廳角落的私家祖靈信仰（將軍柱）感到恐懼，因此紛紛請法師舉辦儀式法會將之遷往老祖祠置放。這樣的拒斥正是視祖靈信仰為現代主義所摒棄的非理性鬼魅文化，然而實際上經由口訪所得，祖靈感應例如托夢及降禍等仍存在於許多族人身上，這樣的纏繞似乎反應著緊貼在地歷史脈絡及集體的記憶的現象，個人嘗試由田野調查資料中技巧的轉化為藝術元素，以呈現過去因為被壓迫所形成的缺席主體，目前的存在狀態。

2021 年個人進入吳瑪俐老師「跨領域藝術導論」課程旁讀，有機會深入了解處理民族誌的跨領域創作方法，然而田野對象老埤村信仰儀式已崩解，文化的自覺也闕如，與當時課外前往高美館聆聽撒古流講座中所述，排灣族保留許多神話故事、祖靈信仰及傳統技藝相比，可說是天壤之別。老埤的平埔文化現狀如廢墟般令人憂鬱的存在，如何從碎片中尋找救贖之路，個人試著參照班雅明在《新天使》中所言將歷史碎片視為對現實世界的批判辯證，以回應平埔族群被歷史所瓦解的現狀，及對文化復振的覺醒。

爬梳過母親故鄉老埤的歷史後，個人嘗試著以影像及裝置為主的創作方式，呈現平埔族群文化消失的過程及文化角力下的環境演變。其中包括母親平埔族群下淡水社，受到荷蘭人武力驅離、漢人侵墾土地的遷徙過程及母親及其族人在強勢漢文化影響下所呈現認同模糊的現狀。

以下是我在老埤田野調查過程所進行的創作：

作品一〈山仔腳人的足跡 A & B〉

1635 年荷蘭人已來臺十年且已統治臺南西拉雅族，12 月 25 日聖誕節當天結合新港社組成千人兵團，武力驅離當時在高雄平原北邊的強大族群搭加里揚社，而後來同時存在的其他族群也因寒蟬效應逃過下淡水河（今高屏溪）抵達屏東平原，這群人即是清治時期的鳳山八社，亦是日治時期伊能嘉矩所稱現仍存在的馬卡道族，母親家族即為其中之一的下淡水社。

進入十八世紀馬卡道族再度面臨侵襲者陸續的進逼，最後遷至大武山下成為「山仔腳人」，現今在臺灣歷史博物館收藏近五百張屏東馬卡道族番契文書，絕大多數文書記載著土地轉易的原因是「乏銀完課」，意謂著沒錢繳稅而典當土地，而地點幾乎遍佈整個屏東平原，在強勢文化的侵擾下，不但土地再度流失，更在清政府「以番制番」的政策下，成為番界線上的屯兵。

此作品利用一張電腦合成谷歌地圖轉換成下淡水社迫遷足跡的感知地圖，同時再取得部分下淡水社番契文書影本，用歷史的殘餘物呈現平埔馬卡道族人受壓迫的窘境。



〈山仔腳人的足跡 A〉，2021，圖釘、影像後製，43×50 公分。藝術家提供。



〈山仔腳人的足跡 B〉，2021，下淡水社番契文書檔案影印本（13 張），21×29.7 公分。藝術家提供。



〈失語的族群〉，2021，現成物（鈔票）、手工及影像後置拼貼，43×50 公分。藝術家提供。

作品二 〈失語的族群〉

西元 2000 年出版的《熱蘭遮城日誌》譯本中，記載著下淡水社祖先是自高屏溪對岸岡山平原一帶被武力驅趕至屏東平原，而由近代的考古層也認定岡山平原屬於四百到兩千年前左右平埔族群居住領域，屬於蔦松文化層遺址。

一張臺灣現在流通的伍佰元紙鈔上的梅花鹿，早已成為臺灣島上人民的對早期西部平原共同的認知，然而一群曾在平原上追鹿的民族確始終隱沒在臺灣主流社會中。作品以高雄大岡山為背景，借用現成物（伍佰元鈔票），以及挪用約翰·湯姆生以人類學方式拍攝的十九世紀末臺灣平埔女子影像，用拼貼方式結合，呈現原來平原上的主人，在現今臺灣主體中無法發聲的狀態。



〈武士與鹿〉，2021，影像後製拼貼，43×50 公分。藝術家提供。

作品三 〈武士與鹿〉

十七世紀初日本進入江戶幕府時代，武士形成新興的社會階層，而鹿皮可製成胄甲成為武士的佩件，由於需求量激增導致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經濟利益入主臺灣，曾經數以百萬計馳騁在西部平原的梅花鹿便遭受掠奪，且開啓臺灣被殖民的先端。

作品於新冠疫情前遠赴日本河口湖拍攝，以編導方式完成，iPad 中負像處理的梅花鹿代表鹿的靈魂，與身著鹿皮鎧甲的武士形成荒謬的對照。

作品四〈消逝的正義〉

田野踏查過程中，在母親的故鄉屏東老埤發現一「封禁古令埔碑」，石碑上所刻的 1815 年清嘉慶皇帝諭令寫著「閩粵人不得佔墾」，然而來到老埤東側最近大武山的私人宅院，帶著古意的大門及門柱上的漢字書寫，顯見老埤早已漢化多時。

作品以影像後製拼貼方式完成，斷裂的石碑呈現的是國家力量的失能與失衡，歷史看似如過眼雲煙，然而受壓迫一方的土地正義仍懸而未決。



〈消逝的正義〉，2020，影像後製拼貼，43×50 公分。藝術家提供。

作品五〈文明與遺跡〉

1870 年天主教萬金教堂來到老埤傳福音，隨後於 1874 年吳萬福神父完成竹造聖堂，期間教會除了傳教也承擔起保護族人免於被侵墾者欺凌的「靠勢」角色，因此教會常常受到侵擾，終於 1884 年因當地廟會向教會募款被拒，經兩次武力攻擊後將聖堂燒毀，是為「老埤聖堂教難」。黑白照片是教會神父與平埔馬卡道族人的合影，是目前文獻上首張老埤的照片，現收藏於屏東萬金教堂，發生地是現屏東科大旁的舊磚窯場，恰巧在母親家族傳統祭祀公業的土地旁。

作品呈現老埤近代歷史的時空流變，拼貼黑白照片是聖堂消失的證據，而照片中位神父影像的被燒灼、沒落的家園及荒廢的磚窯廠均是近代文明的權力鬥爭過程。



〈文明與遺跡〉，2021，手工及影像後製拼貼，43×50 公分。藝術家提供。

作品六〈被遺忘的埔姜葉〉



〈被遺忘的埔姜葉〉，2021，相片、埔姜葉、鉛筆素描、紙，43×50公分。藝術家提供。

大約四十年前的大年初二我和母親及家人一同回屏東老埤娘家，和親戚們在潘氏祖厝前留下一張照片，一個看似傳統的閩南家族照片，背後有著逐漸被遺忘的家族故事。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廷下令歸順的平埔族人薙髮結辮以仿清俗，同時也賜予仿漢的姓，包括潘、陳、劉、戴、李、王、錢、斛、蠻、林等。賜姓後隨著時間流動，後代子孫便忘記自己的平埔身份，後來的墓碑、祖先牌位竟都仿造漢人將姓氏的中原祖籍加上，照片中母親娘家宅邸的榮陽堂便因此而來，也使得包括母親在內的後代子孫忘記身上的平埔馬卡道族血緣。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作品七〈老埤之牆〉

2014年我對馬卡道文化的認識仍是陌生，一日開車載舅舅（獨居老人政府安置於屏東療養院）回到老埤家鄉，解除他老人家的鄉愁，當去到開設神壇的表姊家時，家廟廣場前的一面牆壁深深的吸引到我，因此當時便拍下一張影像照片。2020年去口訪表姐，才確切得知她在三十五年前因久病纏身受三媽（媽祖）牽引而擔任乩童，在身體健康恢復後，便在自家立起神壇，成為與媽祖溝通的媒介（乩身）接受村民「問事」。

在老埤村（屬馬卡道族下淡水社）的文獻探索，發現首任巡臺御使黃叔瓚 1722年所著《臺海使槎錄》中有一首《下淡水祖頌歌》，是一首由馬卡道族人所創作的醒世歌曲，歌詞內容如下（包括原文漢閩語發音及漢譯）：



〈老埤之牆〉，2020，影像後製拼貼，43×50公分。藝術家提供。

《下淡水頌祖歌》

巴千拉呀拉呀留

（請爾等坐聽）

礁眉迦迦漢連多羅我洛

（論我祖先如同大魚）

礁眉呵千洛呵連

（凡行走必在前）

呵吱媽描歪呵連刀

（何等英雄）

啞嗎礁卓舉呀連呵吱嗎

（如今我輩子孫不肖）

無羅嘎連

（如風隨舞）

巴千拉呀拉呀留

（請爾等坐聽）

我以結合影像及文字介入的方式呈現〈老埤之牆〉，這面牆正是老埤平埔文化信仰演變的一個寫照，它經歷過無數次鑼鼓喧囂的遶境場景、常年感受著裊裊香煙撲面襲來，而空間裡數百年前祖先所傳唱的醒世歌曲，早已被族人所遺忘。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缺席·縫補〉，2021，黑絲線，手工及影像後製拼貼，43×50公分。藝術家提供。

作品八〈缺席·縫補〉

翻閱由劉還月老師 1996 年所著《屏東地區平埔族群馬卡道民族誌》，記載著：「巷尾潘家至今人仍保有祀壺，相傳是已過世的尪姨交代，要他們代代相傳否則家裡會出事，使得他們至今仍不敢把老祖請走。」³ 田野調查時意外發現這尪姨是媽媽的伯母，當我到訪時祀壺早已被移至老祖祠，而表姑透露移出後她的兒子不及五十歲就意外往生，也從其他的親戚中得知似乎與祖靈存在著緊張矛盾的關係。

我以馬卡道族子孫及藝術家的身份，用外科手術縫線縫補還原老祖私家祭壇原本存在於家宅的樣貌，以彌補祖靈缺席的遺憾，但現實環境由廳堂內主位的擺置，不得不承認傳統的馬卡道信仰早已式微。



〈馬卡道之女〉，2021，影像後製拼貼，43×50公分。藝術家提供。

作品九〈馬卡道之女〉

母親擁有馬卡道原住民的膚色及臉孔，嫁來眷村後便常常遭人指指點點，心理上存在著本我與他者的衝突對立，甚至去年發現母親罹患輕度思覺失調症，明明一個人在房間，卻不時會用閩南語和罵她的父親是「啄鼻祥」（意思是笑我外公潘祥是原住民的尖鼻子）的人爭執，顯然母親的潛意識裡存在著解不開的包袱，他人的眼光以譫妄症幻覺的方式現身，且宿命般的跟隨著母親。

作品要呈現的是他者異樣的眼光，如何突兀地檢視著母親，而母親不可名狀的吶喊表情，我想要表達一種非來自原罪的抗議。

3 劉還月，《屏東地區平埔族群馬卡道民族誌》（屏東縣：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67。

作品十〈二分之一熟〉

1905 年日本政府延續清治時期對平地原住民的稱呼「熟番」（意為漢化的原住民），將「熟」註記於戶口資料上。傅柯在《詞與物》一書中引用了一套中國百科全書的分類，這個分類原則有些荒唐，例如此書就把「屬於皇帝的」、「溫順的」、「離群的」狗當作分類的準則。⁴而「熟番」名詞的產生可說是一種人對秩序的無知，以及對分類技術的誤用。

作品利用自己身體檢查時的頭顱 X 光片檔案、個人國中時期大頭照及母親家族日治戶籍註記「熟」字所拼貼創作。即便是醜化自己，但希望這段歷史被看見，也表達現在居住在臺灣的人，無論種族血緣百分比是如何不同，甚或如我父親般是戰後來到這裡，其實臺灣早就是一個混血文化的國家，因此理解土地上原始的文化，且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才能互相搭配共創未來。



〈二分之一熟〉，2021，影像後製拼貼，50×43 公分。藝術家提供。

作品十一〈祖靈的最後呼喚〉

當西方文明之風吹來，帶來的是秩序亦或是毀滅，從平埔原住民的歷史可能會找出不同的答案。荷蘭人初抵臺灣為了要淨化宗教，將南部平原上二百五十位媯婁流放外地「諸羅」（今嘉義），平埔祖靈信仰開始改變與崩解。在平埔信仰中，主持祭典替人解除災噩的媯婁，作「向」時口唸古老的咒語施法於水中，經過此法術得到「向水」，再經口飲或潑灑於族人身體，達到驅離惡靈或是平安祈福的作用，而禁向的習俗禁止打獵則是永續自然生態的概念，值得現代人效法。

個人嘗試建構一個現成物組合的裝置空間，借由一小池清水作為連接祖靈的媒介，池中央擺置傳統平埔私家祭儀的將軍柱組合（碗、瓶子、竹枝及埔姜葉花環），紅布條上寫著《下淡水頌祖歌》。當媯婁已消失在現代社會，且開啓祖靈連結的最後鎖鑰咒語亦不復存在，或許現場史料及平埔信仰現況的展示，便是殘留的咒語，指引馬卡道族人文化復振的自覺及一個可能的方向。



〈祖靈的最後呼喚〉，2021，石膏、現成物（水，碗，瓶子，竹子，布條，埔姜葉花環）、錄像，80×70×180 公分。藝術家提供。

4 〈傅柯：知識型——人將被抹去，如沙灘上一張臉 -EP91〉，網址：<hk01.com/ 無睡意哲學 /57719/ 傅柯：知識型——人將被抹去，如沙灘上一張臉 -EP91〉。

藝術與原民活力計畫的銜接

1980年代劉還月老師在踏查屏東馬卡道文化後，將平埔馬卡道遷移史書寫投稿至中央日報報導文學獎，獲得第三名獎項，然而主辦單位通知他要將內文的一首白話詩刪除，內容是：

年輕人出來；喂，無論年老或年輕通出來。
來，大家一起唱；集合我們的力量。
不要遺忘這些歌；年老人這樣教誨。
不要遺忘這些話；年老人這樣吩咐。
再三再四嘮叨怎麼還不記牢；怎麼還不記牢。
不要變成漢人，我們的語言該疼惜。
你們忘掉番語，哪裡配得上是番人。
要警惕，不要變成漢人！⁵

由於詩句內容不見容於當時的主流文化媒體而被刪除，進而引發「中央日報文學獎閹割事件」，雖得到吳密察、王賀白等人的支持與聲援。但是一度平埔文化有機會躍上媒體版面，受到大眾的關注與認識，卻受到無情的打壓。

2021年農曆10月15日傳統的祖靈祭祀日，個人向老埤馬卡道復振協會提出申請，將「被遺忘的埔姜葉藝術特展」排入老埤原民活力計畫祖靈（阿姆姆）祭祀活動中，當日展覽跟隨著耆老們在老祖祠稟告祖靈後開始，開幕時除了拼貼影像作品的展出，也請到潘英奔女士吟唱《下淡水頌祖歌》，這是自從2016年文化復振以來首次重新譜曲傳唱三百年前族人的歌曲，一段沉寂古籍的醒世詞語穿越時空迴返當代，形成一能動性復返路徑的指引，也藉由取代獸骨的祖靈布條，所形成的祭壇裝置，創造出銜接場域，等待馬卡道子民幡然醒悟回歸認同。該次展出吸引到許多前來參觀夜祭的鄉親（如下圖），個人也對



2020「被遺忘的埔姜葉藝術特展」，屏東老埤活動中心。藝術家提供。

5 劉還月，《尋訪台灣平埔族》（臺北：常民文化，1995），頁61。

來賓的質問一一解惑，最特別的是一群由老師帶領的小學生進入展間，這意謂著平埔文化發芽的種子已傳遞下去。

隔年老祖祭祀的前一晚母親入夢來，看見媽媽，我箭步向前給她一個深深的擁抱，媽媽始終保持著笑容沒有對話，我告訴她明天要去老埤參加老祖祭，帶她一起去好嗎？母親聽到後笑的很開心，接著母親就消失了。夢雖短，卻對我意義重大，回想 2020 年我首次載母親回鄉參加老祖祭祀活動，喚起她兒時的回憶，想起母親的堂姐曾經扮演仙女的角色，也記起她們的族群曾是牽手跳「趟戲」的一群人。那一次返鄉參加夜祭母親雖已離世，我仍願意為命運多舛的馬卡道族群發聲，隻身前來參加老祖祭祀活動，活動中再度遇見來自英格蘭 Nick Wright（東華大學博士生候選人），且贈送我一本他為馬卡道編輯的翻譯著作，也遇見熟識的北藝大徐文瑞教授，剛好臺灣馬卡道協會選在當日成立，他邀請我一起為馬卡道文化復振打拼，當看見成員中許多高學歷的年輕人，我意識到馬卡道的未來已露出曙光了，看來媽媽昨晚的笑容已預知這一切。

結語

所謂文明在早期無非就是暴力的代名詞，無主之地便可入侵佔據的惡劣國際公法，一直到二戰後才被著重人性崇高、倫理的他者哲學所揚棄。然而在層層的殖民系統所形成的規訓身體，早已由監視所導致的內化，進而異化成對自我本體的遺忘與陌生。

在檢視平埔族群長期面對殖民霸權的歷史時，從讀聖經、唸漢書、學日文再到理解四維八德，接觸的東西都和平埔原住民的文化沒有關聯，而弔詭的是荷蘭傳教士的日誌、明清時漢人的番人誌、日本學者的人類學紀錄，對於沒有文字的平埔族群而言，這些檔案卻留下許多珍貴原民史料，雖然充滿著他者的視角但也稱的上符合了當代藝術眾聲喧嘩的特性，因為不同的視角才能深描出某個不確定但具有原創性的未來。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便主張「任何夠充分的回應都絕不會是用一種統一史觀取代另一種。我們必須同時在多個不同的規模層次和參差的歷史之間工作，投入於多樣性和矛盾之中，居住在弔詭裡。」⁶ 他認為這是屬於當代性的民族誌現實主義。

最後，在當初意外發現母親家族起源的秘密，進而開始摸索在母系平埔血緣探尋的路徑上，期間每一回的新發現都是心靈震動，而面對幾近殘景的平埔馬卡道文化現狀，更是充滿著憤懣不平，島嶼的真實面貌竟然是在我人生半百後才發現，說不清楚的歷史，就讓位給藝術，等待一個步向多元文化認同覺醒後的深深擁抱。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